



朱右白文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叶树勋 选编

朱右白

惟此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

與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朱右白文存

ZHUYOUBAI WENCUN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叶树勋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右白文存/朱右白著;叶树勋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1

(清华国学书系)

ISBN 978-7-214-07003-6

I. ①朱… II. ①朱… ②叶… III. ①朱右白—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7522 号

书 名 朱右白文存

选 编 叶树勋

责任编辑 孙 立

装帧设计 姜 嵩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40 插页 2

字 数 53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003-6

定 价 7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桢、吴其昌、高亨、刘

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

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

凡 例

一、本文存收录的朱右白作品基本上是按照古代思想研究、诗文理论与诗歌创作、帝王年祚史与水史研究的次序排列。

二、本文存收录的朱右白作品均以民国时期的初版或原刊为底本。原文为竖排繁体，今改为横排简体；标点符号改为现今通用的标点符号，原文只有句读或无断句者，则加以标点。

三、民国时期的特殊用字，一般不按现行用法改动。如原文竖排以“左”、“右”言上下文，以“底”表示“的”，皆存其原貌；原文的专名及译名与现今不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或排印错误，则予径改。

四、原文引述他书，偶有省略或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被引之书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以“编者注”的形式加以说明。

五、原书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的地方，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1927 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照片)

目 录

导言	1
自传	40
诸家人性论评述	43
道统篇	116
先秦学系源流述	123
自道家一变而为道教再变而为道学论	139
“一”经	143
“一”义考索	154
从“一”底哲学说到全体主义	169
政学昌言	173
论真知与人师	183
孟子话解(节选)	189
中国诗的新途径	254
诗国梦游记	324
韵文拾得	340
近代诗无大家论	357

名物类通自叙 364

文学异名之研究 372

与古芳书 388

《槟榔乐府》序 395

右白诗选 397

帝王年祚与其生活 445

长江沙洲的成因、演变和治理 483

长江古沙洲变迁表 501

从江口段历代盐场分布看“海退”的实际情况 530

江道成案汇例 548

金山龙王庙考 564

闽江下游变迁考 566

福建兴化湾的历史变迁 579

中国古代海岸线总述 588

朱右白生平与学术年表 607

朱新兰：回忆父亲朱广福（右白） 613

启事 627

导 言

朱右白(1896—1961),名广福,又名光溥,字右白,以字行,江苏泰兴人。自幼喜读古书,爱好诗文,先后就读于金陵一中、金陵大学、天津工专等学校。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任公,攻读儒家哲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南京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等处任编纂工作。1956年调往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从事水史研究工作。1960年返泰兴老家,翌年病逝。右白先生学问渊博,著述颇丰,在古代思想研究、水史研究、文学理论等方面取得了比较高的成就,并创作有大量诗歌,是一位勤勉颖悟的学者和诗人。

一、右白先生的生平概况

1896年农历9月,朱右白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的一个耕读之家。其叔祖朱铭盘是晚晴时期的诗人和书法家,以诗文享誉公卿间。其父朱月清是一位私塾老师,兼从事中医。其母操作农活,耕种棉麻,织布谋生。当时朱家的家境并不宽裕,家里人常将粮食和棉布拿到集市上卖,挣取朱右白上学的学费。他成年以后曾写有一诗回忆儿时的家庭环境:“昔者念我姑,苦节常家居,爱我无不至,慰我能读书。……老父披衣起,流

光未及曙。阿母事晨炊，青烟间晓雾。……是时幌帟间，微闻书声度。稚子寻呼鸡，红日满窗西。”^①朱右白伯父家里的三个儿子都是子承父业当医生，父亲朱月清在做塾师之余也兼做医生，但朱右白却自小立志读书，诗里说他的姑妈“爱我无不至，慰我能读书”，指的就是姑妈因他的读书志向而对他尤加珍爱。在“流光未及曙”的清晨里，母亲操弄晨炊，准备白天的农活，父亲则早早地披衣诵读，鸡啼声与读书声两相交织，这样的耕读环境对小时候的朱右白影响很深。

在家学的熏陶下，朱右白自幼嗜好吟诵，且喜读《孟子》等古书，为其日后从事学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其后来的自述，“幼禀父教，嗜吟若其天成”，“右白以如是之文艺环境，而能不怠于学”；^②“幼时喜读《孟子》，惟多未能领悟。每诵至《告子》、《尽心》两章，于所论心身性命之处，辄觉陈义太深，匪浅学所能解。然有僻性，每于义之愈不可解者，即愈思，有以求其解，设终不解，则终若芒刺之在背也。”^③可以说，在幼年之时家学的环境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他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在家庭的文艺氛围里幼而嗜吟，自小培养了一种“诗文情怀”；二是在塾师之父的教导下开始习读古书，此中尤喜欢《孟子》，内心里潜蕴着一股“孟子情结”。朱右白自幼起逐渐养成的两种情志，对他以后的学术生涯具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1909年，朱右白年十四，入读县立高小，过了两年，升读中校。在校期间，主要学习新学科目，“于旧学不暇兼顾，惟求文字稍顺而已”^④。辛亥革命以后，县立中校停办，朱右白转学到金陵一中。第二年，因二次革命军起，朱右白离校回乡，居家一年。在这一年里，朱右白阅览古书，其意甚得，“取旧时国学书籍读之，以为其深盎然有味也”^⑤。1914年，朱右

① 朱右白：《村居忆往》，收入《朱右白诗》，新文印书馆，1940年，第31页。

② 朱右白：《现代诗坛·作者》，收入《右白丛书》，南京：中文仿宋印书馆，1944年，第112页。

③ 朱广福：《自传》，载吴其昌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辑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④ 同上。

⑤ 同上。

白入读金陵大学高等科,兼修中西文学和自然科学。后来由于教会问题从金陵大学退学,^①转读天津工专,攻读应用化学。起初,朱右白不太喜欢所读的专业,而后则渐感有趣,尤其喜爱其间的分析方法,“以其甚有系统,足为整理国学之助也”^②。由于时局动荡的缘故,朱右白少时辗转求学于多所学校,但此间一直念念不忘的是研习古书,体悟国学,以至于大学期间攻读理工科时,也因这一学科的思维方法有利于整理国学,而对其渐感可亲。而在先生后来的治学当中,我们也可看到这一思维方法对他的学术研究确有比较大的帮助。

朱右白在天津工专共求学四年,1920年毕业以后,返回泰兴工作,供职于县立乙工校,历任教员、校长。其间,朱右白与同县黄氏结婚,育有一子朱业恒。^③任教过程中,他对学校的教育状况感到不满,尝试改革而未能如意,后来在1925年辞职入京。在京期间,以中英文家教为业,多有闲暇,则“浸沉国籍,兼取当代名辈著述读之”^④。北京的游学经历使朱右白在研读古书的同时,又能广涉当时学界的大家名著,这为他接下来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1926年夏,朱右白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年入学的还有王力、姜亮夫、杨鸿烈、谢国桢、冯国瑞、戴家祥等人,共计新生29名。^⑤按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规定,新生入学以后,各向导师陈报自己的研究意

① 此系根据朱右白《自传》所述。具体何因,朱先生没有细说。当时的金陵大学具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尤其是其中的“学点制”,更被人指责为钳制学生思想自由的工具,按这一制度,学生从周一到周六需参加朝会,周日需参加礼拜,否则将扣除其“学点”(参见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34页)。朱右白有可能是对这样的宗教化教育而从该校退学。

② 朱广福:《自传》。

③ 目前因材料所限,我们对黄女士的情况知之甚少。根据朱右白毕业返乡的时间和朱业恒出生的时间,我们推测朱右白与黄女士的结婚时间可能是在1920年至1923年之间。据朱右白的女儿朱新兰教授口述,黄女士在朱业恒出生几年后病故,时间是在1929年之前。

④ 朱广福:《自传》。

⑤ 1927年8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共录取新生24名,备取2名。开学后实到24名,补录4名,另有上届考取因经济困难未入学的杨鸿烈,也于本届入学,本学年新生共计29名。参见孙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4页。

向,在导师的建议下,共同商定研究专题。朱右白入学后选“儒家哲学”为主修科目,研究专题为“性之讨研”,论文导师为梁任公先生。^①朱右白后来有一首诗,记载了当时和同门十余人一同拜谒梁任公、请教学科选题的情景:“初谒师门时,乃在清秋节;玉露满清阶,月明疑照雪。弟子十余人,坐分两行列,各陈研究题,指授听师说;各饱所需归,中情何愉悦!”^②朱右白入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一学年,恰逢梁任公先生主讲儒家哲学,^③这与朱右白自幼潜蕴的“孟子情结”两相契合,他之所以选取儒家哲学为主修科目,并非偶然。在他的《自传》里,朱右白也解释了当年选题的原因:“兹所从事研讨者,仍即童年读《孟》时所未能解,而欲求解之性善恶问题是也。”梁任公先生讲论儒家哲学,颇重视其间关于性之善恶的学说,视之为儒家哲学的首要问题,对其有着精到的见解。^④而朱右白幼年读《孟子》时,即对其间的论性之说最感深邃难懂,长年积蕴于心,今番得遇明师,其欢愉之情可想而知,诗中说到“各饱所需归,中情何愉悦”,写的就是朱右白和各位同门向导师请示选题之后的欢快心情。

在国学院求学期间,朱右白在主修儒家哲学的同时,对国学院诸导师的课程亦多有修习。按当时国学院的教学制度,课程的开设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类,普通演讲类是学生的必修课,由教授择定题目,每周开讲一次或两次;专题研究类则根据各人的研究课题进行选修。^⑤在1926—1927学年里,各位导师的普通演讲课程有:梁任公先生除了开设“儒家哲学”课程,另外还开设“历史研究法”,王国维先生则主讲“仪礼”和“说文练习”,赵元任先生、陈寅恪先生分别开设“音韵练习”和“西人之

① 《研究院纪事》,《国学论丛》1927年第1卷第1号。

② 朱右白:《梁门哀感录·记初谒》,《鲁阳集》,上海:女子书店,1933年,第31页。

③ 《研究院纪事》,《国学论丛》1927年第1卷第1号。

④ 梁任公认为儒家哲学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性善恶的问题;天命的问题;心体的问题。参见梁启超:《儒家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72页。

⑤ 参见孙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第307—308页。

东方学之目录学”，而李济之先生则主讲“普通人类学”和“人体测验”。^①这些课程广泛包括国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并且涉及国外汉学，朱右白在当时的教学环境里，不仅能够进一步夯实国学研究的功底，并且在学术视野上也得以拓展，可以研习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接触到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朱右白的研究专题《性之讨研》大概在1927年5月底撰成，呈交导师梁任公评阅，梁先生校阅后予以较高评价。^②

同年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随后在工字厅开师生叙别午宴。四位导师各领一席，餐前聚坐，师生畅谈别情。宴席将散之际，梁任公起立致辞，历述学生们的研究成绩，并期以“国学重镇”之厚望。席散，朱右白与姚名达、冯国瑞同游朗润园，^③归途中，朱右白提议到王国维先生府上拜别。行至王先生寓所，适逢王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家里谈话。王先生接到家人电话后，即从陈先生家里返回，与朱右白等三人畅谈甚久，“恳恳切切，博问而精答，相语竟一小时。晚餐已列，起身告辞，先生亦送至庭中，亦向例也。”^④殊不知，此番拜见竟是永别！^⑤王先生投湖前几无预兆，事发后全院师生均感意外，大师顿然仙去，哀恸之情何以堪。朱右白曾作挽诗悼念王国维先生，言道“东原去后观堂出，再起斯文二百年。收拾残经传绝绪，钩沉古史得新篇。工字厅前逢雅集，风诗说剑兴偏长。不知此老怀孤愤，迳欲向人诉九章。”^⑥朱右白以戴震之后续来评价王先生的学问，用屈原的事迹来类比王先生的情况，对先师的敬仰和哀恸之情溢于言表。

是年6月底，梁任公偕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发表谈话一篇，毕之以

① 《研究院纪事》，《国学论丛》1927年第1卷第1号。

② 梁启超：《新会梁先生任公原评》，见朱右白：《诸家人性论评述》，南京：中日文化协会，1941年。

③ 姚名达系1925年入学，1927年毕业。参见孙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第322页。

④ 姚名达：《哀余断忆》，《姚名达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148页。

⑤ 王国维先生于6月2日上午在颐和园投湖自沉。参见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2页。

⑥ 朱右白：《挽海宁王师静庵》，《鲁阳集》，第27—28页。

“做人”、“做学问”两大要义。^①梁任公在谈话中说到了自己对学生们道德和知识的期望,复针砭时弊,鼓励学生们共谋改造之。朱右白与导师及同窗并游北海,恭聆师教之后,甚为感触,曾作一诗记述当时情景:“夫子行尤健,独严义利辨。春风快雪堂,一再相勗勉;教起由自身,于以及同门;同门想感应,渐以化同群。所至唯心主,自无欲作蛊。远之天下安,近为一身补。此言良足珍,再拜书诸绅。”^②朱右白在此以“再拜书诸绅”来表达自己对梁任公北海训教的珍惜之意。^③梁任公先生对朱右白的影响颇为深远,不仅在于学术研究上,亦且在于做人道德方面。毕业以后,朱右白作了不少诗歌缅怀先师,追忆师门往事,感念所受教诲。梁任公去世后,朱右白曾作挽诗悼念:“四海沉沦公砥柱,天留木铎警群邪。存心只欲争人兽,不为一身不为家。满地疮痍劫未休,频挥老泪向清秋。”^④朱右白在此诗里以“天留木铎警群邪”喻示梁先生的道德志业,^⑤又以“满地疮痍劫未休,频挥老泪向清秋”感慨先师的壮志未酬。在此后的岁月里,朱右白常以“吾师所期于我者”自勉,^⑥以此作为自己做人、做学问的精神向导。

朱右白在国学院求学期间,和同窗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他后来所作的诗歌里,回忆同窗交往的多达数十首。如《秋日忆秋华同学五首》回忆就读国学院期间与冯国瑞、姚名达、侯堦、颜虚心、吴其昌等人的交往情景;而《梁门哀感录》的诸篇诗作,慨叹“燕逐东西飞,车分南北辙”^⑦的现况,回味当年齐聚一堂的欢愉情境,其间一首《记天桥买葛》记述了当年和冯国瑞等人一同买葛,归途中即兴赋诗的趣景。毕业以后,

① 梁启超:《北海谈话记》,《梁启超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0—697页。

② 朱右白:《梁门哀感录·记北海训话》,《鲁阳集》,第34页。

③ 《论语·卫灵公》有载,子张曾向孔子请教德行,孔子答以“言忠信,行笃敬”,子张随后“书诸绅”。朱右白以此类比,足见其对梁任公先生的敬爱之情。

④ 朱右白:《挽梁师任公》,《鲁阳集》,第28—29页。

⑤ 《论语·八佾》有载,仪封人请见孔子,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朱右白在诗里以“木铎”比拟梁任公,可见其对先师的崇敬之意。

⑥ 朱右白:《诸家人性论评述·后序》,南京:中日文化协会,1941年。

⑦ 朱右白:《梁门哀感录·记海淀观灯》,《鲁阳集》,第31页。

朱右白和姚名达、侯堦、冯国瑞等人仍有密切的交往。姚名达毕业后曾和朱右白一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数年，其间经朱右白玉成，姚名达与巴怡南结为夫妇。^① 侯堦在毕业以后也和朱右白交往较多，朱右白的第一部诗集《鲁阳集》，也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侯堦为他作的序。冯国瑞毕业后回乡任教，供职于兰州大学，与朱右白书信往来频繁，在书信中朱右白常作诗词遥寄思念之情。

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朱右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从事编纂工作。他在这里的工作时间比较长，一直到 40 年代初期。其间，先生参与了《辞源》续编、《孟子话解》等图书的编纂工作。这一时期也是先生继国学研究院之后在学术上多有创获的一个阶段，相继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鲁阳集》和第一本诗学专论《中国诗的新途径》，并有多篇相关论文发表。1929 年，右白先生和张淑宏女士结婚。张淑宏女士出身泰兴名门，系张伯鼎先生的女儿。当时的局势不算稳定，不过商务印书馆的工薪不菲，因而先生婚后的家庭生活还比较充裕。先生酷爱诗文，编辑工作之余每每不忘研习创作，“每置一册案头，虽至忙之日，必择其中尤要者阅索一编，当精聚神会，百虑皆空，恍似古人之亲临，鞭策吾之左右也。已而果有所悟，下笔不感困难”。^② 朱夫人也是诗文爱好者，夫妻二人常相切磋，《鲁阳集》收录有先生为夫人校改后的诗歌。^③ 先生也有诗歌记述了其时二人的相得之情：“况余徒有诗书好，之子尚无世俗情。门外寒霜新扑地，但能有酒愧长醒。”^④ 在上海工作期间，先生所交游的友朋也多是文坛中人，先生后来回忆，“僦居海上之日多，此间人士多乐好文

① 朱右白的第二任夫人张淑宏有兄妹十二人，张淑宏排行第七，六姊张淑文是巴怡南的继母，由此朱右白也就成了巴怡南的七姨父。姚名达的前妻黄心勉女士因病逝世，后来经朱右白介绍，姚名达和巴怡南在 1937 年结婚。参见张淑蕙：《回忆姚名达烈士创办女子书店》，收入《浩气壮山河——原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纪实》（下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 年，第 168—169 页。

② 朱右白：《现代诗坛·作者自述》，《右白丛书》，第 112 页。

③ 朱右白：《鲁阳集》，第 48 页。

④ 朱右白：《赠淑宏》，《鲁阳集》，第 57 页。